

# 卷一百九十四



書名 杜氏通典二百卷 嘉靖十八年西樵方獻夫刊本  
 撰者 唐 杜佑 撰, 明 王德益、吳鵬 同校  
 卷 卷一百九十四  
 內容分類 史 政書 歷代通制  
 索書號 貴重-17  
 編號 B3510400

杜氏通典卷第二十五

職官七

諸卿上 總論諸卿  
 少卿附

奉禮郎 主簿 博士 太祝 兩京郊社署

太樂署 鼓吹署 太醫署 太公廟等署

太卜 廩犧 汾祠 太官署 珍羞署

良醞 主簿 掌醢署 武庫署 武器署 左右都候

丞 守宮署 主簿 公車司馬令 武庫署

丞 諸陵署 主簿 崇玄署 典廩署

丞 典牧署 主簿 乘黃署 諸牧監

司直 丞 評事 主簿 監 獄丞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B35104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17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杜氏通典二百卷 嘉靖十八年西樵方獻夫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杜氏通典卷一百九十四

邊防十北狄一

序畧 匈奴上

序畧

北狄白虎通云狄者易也言辟易無以畜牧為業逐水草無文書俗簡易以言語為約束然各有分地

射獵禽獸食肉衣皮習於攻戰此天性也畜之所多

則馬牛羊其奇畜橐駝廬羸馬是匈奴驢馬能負橐

囊而馱物也橐駝廬羸馬是匈奴驢馬能負橐

日而超其地橐駝廬羸馬是匈奴驢馬能負橐

馳徒河反音類又云唐虞則山戎夏則

獯鬻周則玁狁懿王時德衰侵暴及涇陽原安定平

涇水之陽人破其苦至曾孫宣王乃命將討伐至  
音險從音太原稱為中興四夷賓服其後山戎越燕伐齊後又  
伐燕齊桓公救燕敗走之襄王之時戎狄至雒邑東  
至衛境侵盜尤甚晉文公乃與師攘却居於西河圖  
洛之間川之洛之上郡舉號曰赤翟白翟而晉北有林  
胡樓煩之戎煩故地樓煩北有東胡山戎也後為鮮  
卑各分散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  
不相統一及晉悼公納魏絳之謀和諸戎戎服而晉  
強晉侯賞魏子金石之樂至安王之時趙襄子踰句  
注而破之句注山一名西徑泊于戰國趙武靈王變  
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傍陰山

下至高闕為塞按漢武帝元朔二年造衛青渡西河  
南便此流千餘里過九原郡乃東流時帝都在秦所  
謂西河疑是此處其高闕當在河之西今九原郡之  
西北而置雲中鴈門代郡其後燕將秦開襲破東胡  
却千餘里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造陽在今媯  
平郡遼東所置上谷河間媯川等郡漁陽今漁陽  
理今安東府右北平今北平遼西遼東郡以距胡今安東界

匈奴上

匈奴之先夏氏之後殷伐奔北夷至七國時國漸強  
盛以為隣敵及秦始皇平天下北却匈奴築長城渡  
河以陰山為塞陰山今安北府北山海經已有匈奴  
獻當是時及秦亂劉項相持之際未遑備邊單于頭  
猶微也

曼稍稍渡河南復其故地今洛交安化郡地至冒頓匈奴益

強勝盡服從北夷南與諸夏為敵國圍漢高帝於白

登今雲中帝因婁敬說後妻以宗女公主呂后文帝

復通和親其後復大入蕭關今平涼郡蕭關縣燒回中宮今扶

風郡於是置細柳棘門霸上三軍以備焉納是錯說

召人實塞下終景帝時不為大患武帝因王恢議誘

單于入塞不克自爾侵盜尤甚衛青霍去病累歲窮

討盡徙漠北矣漢境又至于陰山關河西置酒泉等

郡郡以隔絕羗胡遂通西域宣帝時其國亂賢王以

下爭立為五單于呼韓邪南移近塞朝漢為藩臣郅

支奔康居為甘延壽誅滅成帝時單于又來朝賜以

後宮王嬙單于喜甚上書願保塞上谷今縣以西至

燉煌郡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郎中侯應

習邊事陳十不可及王莽輔政易單于璽曰章改號

恭奴善于復大寇盜莽又改號降奴服于發兵屯戌

議滿三十萬十道窮追分裂為十五單于嚴尤諫陳

五難至後漢建武二十四年其國饑疫死耗分為南

北單于其南單于款塞願永為藩蔽扞禦北狄入居

雲中今榆林郡後又移居美稷今西河郡臧宮等上書請

遂滅北匈奴光武務欲息人不許和帝時北單于為

竇憲破滅安帝時南單于屢被鮮卑侵掠靈獻之際

轉又挫傷魏武帝遂分為五部置於西河離石諸郡

今太原西河則左賢王之孫而南匈奴種微  
昌化郡之間劉元海則左賢王之孫而南匈奴種微  
矣初烏桓漢武帝時霍去病擊匈奴左地因徙於上  
谷漁陽之間為漢偵察匈奴動靜始置護烏桓校尉  
監統之至後漢漸強盛光武納班彪冊又置校尉獻  
帝以後寇掠轉甚竟為曹公所滅自桓靈之際鮮卑  
又盛盡有漢北匈奴故地至光和中其帥爭立國亂  
而檀石槐之種魏文帝時為小種鮮卑軻比能破滅  
比能明帝以後國亂離散諸部大人慕容拓拔宇文  
更盛並稱大號跨有中州焉蠕蠕自拓拔初徙雲中  
即有種落後魏太武神麴中強盛又盡有匈奴故地  
其主社論始號可汗猶言皇帝以後常與後魏為敵



國明帝熙平以後其國主爭立大亂東西魏之時突  
厥既強蠕蠕主奔西魏悉被誅滅自蠕蠕衰弱突厥  
漸盛至西魏大統中大破蠕蠕又盡有匈奴故地其  
主土門號可汗由古之單于也北齊後周爭結婚姻  
傾府藏事之至大邏便沙鉢畧分為二國大邏便之  
後為西突厥焉隋文帝開皇中本國荒亂其主染干  
朝隋并徙種落于朔州及夏勝二州之間朔今馬邑  
方郡勝今煬帝親幸其部其後始畢可汗圍帝於鴈  
門因隋亂華人奔湊又更強盛控弦百萬勢陵中夏  
大唐武德中寇原州原今平貞觀初頡利又至渭橋四  
年李靖滅其國靈州今靈總管張寶相擒頡利獻焉

通鑑卷一百四十四

太宗納溫彥博議置其餘種於河南朔方之地其後  
滋繁分爲六州至阿史那元珍叛還故地開元初本  
落亂文請降復處河南俄又叛去其西突厥自隋開  
皇中國亂各自爲一國大業末西突厥被北突厥所  
滅北突厥武太后嗣聖初其主默啜寇定趙二州今定州  
傳陵郡趙大殺掠而去自三代以還北狄盛衰可畧  
而紀其小國者時有侵擾不爲大患者則不暇錄焉  
唯契丹武太后萬歲通天初其帥李盡忠孫萬榮陷  
營州今柳自稱可汗司農卿麻仁節等二十八將敗  
於西峽石黃驥谷仁節死焉賊又陷冀州今信都刺史  
陸寶積死之夏官尚書平章事王孝傑率兵十八萬

又敗沒於東峽石又令御史大夫婁師德率兵二十  
萬拒之萬榮爲家奴所殺其黨遂潰○匈奴先祖夏民  
之裔曰淳維殷時奔北方至周末七國時而與燕趙  
秦三國爲邊隣趙孝成王使李牧備匈奴善撫士卒  
以便宜置吏租皆入幕府爲士卒費日殺牛享士習  
騎射謹烽火多間諜約曰匈奴有來入盜者但急自  
備敢捕虜者斬而匈奴每入烽火謹候輒入收保不  
敢戰如是者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以牧爲怯雖趙  
兵亦以爲吾將軍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  
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騎萬二千疋穀者十  
萬穀張也音工豆反張弓弩也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衆滿野匈

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率眾來

入寇李牧張左右翼擊大破之殺匈奴十餘萬騎滅

檀監胡也檀廉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十餘歲

匈奴不敢近趙邊城後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蒙恬

將數十萬人之眾北擊胡悉逐出塞收河南地渡河

以陰山為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謫戍以充之有罪

謫合徙者而通直道自九原今九原郡至雲陽因邊山險

塹谿谷可繕者繕之繕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秦之

在和政郡和政縣匈奴單于曰頭曼不勝秦北徙十

餘年至秦亂諸秦所謫徙戍邊者皆復去於是復稍

渡河與中國界於故塞今安化延安後為其太子冒

頓以鳴鏑射殺之而自立為單于時秦二世元年遂東襲滅

東胡王虜其民眾畜產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

白羊河南王樓煩已具前白羊未詳所在侵燕代悉

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

至朝那庸施朝那今安定郡臨涇縣是時漢方與項

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故冒頓得自強控弦之士三

十餘萬自淳維以至頭曼十有餘歲時大時小別散

分離尚矣尚也其世傳不可得而次然至冒頓而匈

奴最強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諸夏為敵國其世姓

官號可得而記云單于姓攣鞬氏按後漢史南單于

記有異而其音相類其國稱之曰撐犁孤塗單于撐

庚匈奴謂天為撐犁謂子為孤塗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單于然也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音鹿盧兮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匈奴謂賢曰屠耆故常以太子為左屠耆王自左右賢王以下至當戶大者萬餘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立號曰萬騎其大臣皆世官呼衍氏蘭氏音日呼衍即今鮮卑姓呼延者是也蘭姓今亦有之其後有須卜氏此三姓其貴種也諸左王將居東方直上谷以東直當也其下並同今為川郡之東接穢貊朝鮮右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安咸寧郡之西接氐羗而單于庭直代雲中今雲中單于各郡之西安邊郡之北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賢王左右谷蠡最為大



國左右骨都侯輔政諸二十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長行長什長裨小王裨頻移反相都尉當戶且渠之屬且渠本因官也歲正月諸長少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馬肥大會蹕林課校人

畜計匈奴秋社八月中暑會祭處也蹕者繞也言繞林木者尚監柳枝衆騎馳繞三匝乃止此其遺法計者人畜之數蹕音帶其刑法拔刃尺者死坐盜者沒入其家有小罪者軋者謂輾其骨軋若今之厭蹕者也大者死獄久者不滿十日一國之囚不過數人而

單于朝出營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其坐長左而北向坐者以左為尊日上戊巳其送死有棺槨金銀衣裘而無封

樹晉張華曰匈奴名塚曰豆落喪服近幸臣妾從死者多至數十

坐者以左為尊日上戊巳其送死有棺槨金銀衣裘而無封

樹晉張華曰匈奴名塚曰豆落喪服近幸臣妾從死者多至數十



百人舉事常隨月盛壯以攻戰月虧則退兵其攻戰

斬首虜賜一卮酒而所得鹵獲因以與之得人以為

奴婢故其戰人人自為趨利趨讀曰趣趣嚮也善為誘兵以

包敵包裏取之故其逐利如鳥之集其困敗則瓦解雲散

矣戰而扶舉死者盡得其家財是時漢初定韓王信

於代都馬邑今馬邑郡地匈奴大攻圍馬邑韓信降匈奴

匈奴得信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下今太原府

高帝自將兵往擊之於是冒頓佯敗走誘漢兵漢悉

兵三十二萬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在今雲中郡步兵未

盡到冒頓果出精兵三十餘萬騎圍高帝於白登七

日白登在平城東南十餘里高帝乃使使問厚遺關氏冒頓遂引

兵去漢亦罷歸是時冒頓兵強數苦北邊帝患之問

劉敬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革未可以武服也

冒頓殺父妻群母以力為威未可以信義說也獨可

以計久遠子孫為臣矣陛下誠能以長公主妻單于

厚奉遺之彼知漢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為闕氏生子

必為太子代立為單于也何者貪漢重幣也陛下以

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使辯士諷諭以禮節冒

頓在固為子壻死則外孫為單于豈曾聞孫敢與大

父抗禮哉可無戰以漸臣也高帝曰善使敬往結和

親之約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去長

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新破少

人地肥饒可益實之夫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  
屈景莫與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  
六國強族一日有變陛下未得安枕而卧也臣願徙  
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傑名家於關中  
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強本弱  
末之術也帝曰善乃從敬議徙十餘萬口是後冒頓  
常來往侵盜代地今安邊及馬邑郡之北境也高帝患之乃使劉  
敬奉宗室女公主為單于閼氏諸王女公主者言其父自主昏也閼於馬  
音支氏孝惠高后時冒頓寢音寢漸音漸廼為書使使遺高  
后詞甚悖慢后大怒召丞相陳平樊噲季布等議之  
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間布布曰噲可斬

也前時匈奴圍高帝於平城漢兵三十二萬噲為上

將軍不能解圍天下歌之曰平城之下亦誠苦七日

不食不能殼弩今歌吟之聲未絕傷痍者甫起也甫始

而噲欲搖動天下妄言以十萬衆橫行是面謾也謾

誰也音慢又音莫干及且夷狄譬如禽獸得其善言不足喜惡

言不足怒也高后曰善令大謁者張澤報書卑辭謝

之冒頓得書復使使來謝曰未嘗聞中國禮義陛下

幸而赦之因獻馬遂和親至孝文即位復脩和親之

事而寇盜不已漢議擊與和親孰便公卿皆曰單于

新破月氏乘勝不可擊也且得匈奴地澤鹵非可居

也和親甚便漢許之文帝前六年復遣宗人女為公

主妻老上單于為闕氏冒頓子名稽粥也宗女亦諸侯王之女也使宦

者燕人中行說傅公主姓中行名說行音說不欲行胡即反說讀為悅

漢強使之說曰必我也為漢患者中行說既至因降

單于單于愛幸之初單于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說曰

匈奴人衆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強之者以衣食

異無仰於漢也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

則匈奴盡歸於漢矣其得漢繒絮以馳草棘中衣袴

皆裂弊以視不如旃裘堅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去

也以視不如湏酪之便美也湏乳汁也音直用反於是說教單

于左右疏記以計識其人衆畜牧自是之後漢使欲

辯論者中行說必窮之日夜教單于候利漢要室處

十四年匈奴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虜人民畜產甚

多遂至彭陽今平原郡彭原縣燒回中宮候騎至雍今扶風

甘泉漢甘泉宮在今雲陽縣於是文帝發車千乘騎十萬軍長

安旁以備胡寇而拜東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等大

發車騎往擊胡單于留塞內月餘漢逐出塞即還不

能有所殺匈奴日以驕歲入邊殺掠人民畜產甚衆

雲中遼東最甚帝又遣單于書復約和親事帝苦匈

奴為患數聞趙將李齊之賢時趙人馮唐為郎中署

長為郎署中最長帝因問唐曰父老知之乎唐曰齊尚不如

廉頗李牧之為將也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

推轂曰闔以內寡人制之闔以外將軍制之軍功爵

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空言也臣大夫言李牧之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澹林都西抑強秦南支韓魏當是時趙幾霸後會趙王遷立用郭開讒而誅李牧是以為秦所滅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收軍市租盡以給士卒出私養錢五日一殺牛以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嘗一入尚帥車騎擊之所殺甚眾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法必用愚以為



為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繇此言之陛下雖得李牧不能用也臣誠愚觸忌諱死罪文帝說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車騎之士賈誼論邊事曰天下之勢方倒懸願陛下少省之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也蠻夷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是倒懸之勢也天下倒懸莫之能解猶為國有人乎非但倒懸而已也古之正義東西南北苟舟車之所達人迹所至莫不率服而後稱皇今稱號甚美而實不

出長城彼非特不服也又大不敬邊長不寧中長不靜  
譬如伏虎見便必動待何時也臣竊料匈奴控弦大率  
六萬騎五口而出介卒一人五六三十計此三十萬  
餘口耳未及漢千石大縣也而乃敢歲言侵盜慮欲  
亢禮妨害帝義甚非道也陛下何不能為此立一官  
置吏以主匈奴雖以千石居之可也今中國日理匈  
奴日危將必以匈奴之衆為漢臣人制之令千家而  
為一國處之塞外自隴西延安至遼東各有分地以  
使邊備月氏灌窳變皆屬之窳音其置郡然後罷戍  
休邊收天下之兵帝之威德內行外信四荒悅服矣  
不然不六興不足以勞午走急數十萬之衆精於此

方天下安得食而饋之西臨重困則難為矣帝不

能用後四年老上單于死子軍臣單于立而中行說

復事之漢復與匈奴和親軍臣單于立歲餘匈奴復

絕和親大入上郡雲中雲中今單于府榆林郡之地所殺掠甚衆

於是漢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以備

胡胡騎入代句注邊烽火通于甘泉長安數月是時

匈奴強數寇邊上發兵以禦之太子家令晁錯上言

兵事曰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

大入則大利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

世不復自高后以來匈奴三入隴西攻城屠邑毆掠

畜產民氣破傷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神

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砥礪其節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二王敗其衆而法曰大有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乃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日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漸浸也漸音子廉反山林積石經川丘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陣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

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萑蒿竹蕭草木蒙龍枝葉茂接此矛鋌之地也鋌鐵把短兵連及長戟二不當

一曲道相伏險阻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

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不

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

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

與袒裊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無

矢同中不能入與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

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與敵也卒不可用

以其將與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與敵也君不擇將

以其國與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

強弱異勢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強小國之形也合  
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  
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谿澗中  
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側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  
也風雨罷勞饑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  
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  
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  
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  
弗能當也材官騎射解驪謂矢之官馬善者也發矢道同言其妙射  
則匈奴之革笥以木皮為之木薦以木板為之弗能支也下馬  
地關劔戟交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

相連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

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與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  
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  
也以太為小以強為弱在俛仰之間耳今降胡義渠  
蠻夷之屬來歸義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  
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  
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即  
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  
軍相為表裏各用其長技橫加之以此衆此萬全之  
術也文帝嘉之乃賜錯璽書寵褒焉錯復言守邊備  
塞勸農力本當世急務二事曰臣聞秦時北攻胡貊

築塞河上南攻楊越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越者  
非以衛邊塞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  
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勢戰則爲人擒屯  
則卒積死夫胡貊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水厚  
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羣毛其性能寒讀  
曰耐楊越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稀毛其性  
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償於  
道償什也音奮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  
戍先發更有謫及贅婿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贅之說反  
賈音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常有市籍者役入閭取其  
左發之秦時復除者居閭之左後發役不供復役之也不順行者深怨有替

叛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爲之也故  
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  
富家室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  
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  
得一筭之復天下明知其禍烈及已也猛火曰烈故取以喻耳故  
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爲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  
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  
地其勢易以擾亂邊境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  
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野美  
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  
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畝也今



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

北地隴西北地今彭原安化靈武五原等郡之地以候備塞之卒卒少

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

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為

費甚天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

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

也然今遠方之卒守塞二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

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

塹真蘭石布渠荅蘭石雷石可投人也渠荅鉄黎也雷力內反復為一城

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

無下千家調謂筭度之也總計城邑之中也調徒甲反為中周虎

落鄭氏曰虎落者外蕃也先為室屋具田器乃募罪人及免徒

復作令居之募有罪及罪人遇赦復作竟其日月者今皆除其罰令居之也不足募

以丁奴婢贖罪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募乃民

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

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謂其等級同列卿其

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

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

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言胡人入為寇驅掠漢人

及畜產而他人能止得其所驅者令其本主以半賞之縣官為贖胡得漢人官為備價贖之

耳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

也言非以此事欲立德義於主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

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  
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  
相保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  
怨民相去遠矣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錯復言陛下  
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  
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恤所徙  
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使侵刻使先至  
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時漢兵  
至邊匈奴亦遠塞遠音于漢兵亦罷後歲餘文帝崩  
景帝立復與匈奴和親通關市給遺單于遣公主如  
故約終景帝世時時小入盜邊無大寇武帝即位議

安邊之術大行王恢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

即背約不如舉兵擊之御史大夫韓安國曰千里而

戰即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足懷鳥獸心遷徙鳥

集難得而制得其地不足為廣有其人不足為強自

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虜以全制其弊勢必危殆

以為不如和親於是上明和親約束厚遇關市饒給

之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其後王恢以馮

門馬邑豪聶翁壹馬邑今郡豪帥也姓聶翁壹老人之稱也間闌出物

謂之闌也與匈奴交易私出塞交市也佯為賣馬邑城以誘

單于單于信之乃上言天子天子召問公卿議之王

恢對曰三代之時北有強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然

尚得養老長幼種樹以時倉庫皆實匈奴不輕侵也  
今以陛下之威海內為一匈奴侵盜不已者無他以  
不恐之故耳臣竊以為擊之便韓安國又曰不然自  
三代之盛夷狄不與正朔服色非威不能制強不能  
服也以為遠方絕域不牧之人不足煩中國也且匈  
奴輕疾悍亟之兵也悍勇也亟急也至如炎飈必遙反去如收  
電居處無常難得而制今使邊郡久廢耕織以支胡  
之常事其勢不相權也臣故曰勿擊使王恢曰不然  
昔秦繆公都雍今扶風郡縣地方三百里知時宜之變攻  
取西戎闢地千里拜國十四隴西北地是也及後蒙  
恬為秦侵胡闢地數千里以河為境累石為城樹榆

為塞今榆林郡南即秦榆林塞地匈奴不敢飲馬於河置烽燧然

後敢牧馬夫匈奴獨可以威服不可以仁畜也今以  
中國之盛萬倍之資未百分之一以攻匈奴必不留  
行矣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用兵者以飽  
待饑正理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故接兵覆衆伐  
國隳城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今卷甲輕舉  
深入長驅難以為功從音縱行則迫力橫行則中絕疾  
則糧乏徐則後利不至千里人馬之食兵法曰遺人  
獲也言以軍米令人得之意者有他言巧可以上之則臣不知  
也不然則未見深入之利恢曰今臣言擊之者固非  
強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於邊吾

選梟騎壯士陰伏而處以為之備審選險阻以為其  
 戒吾勢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絕其  
 後單于可擒百全必取上乃從恢議陰使聶壹乘間  
 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則財  
 物可盡得單于以為然而許之聶壹乃詐斬死罪囚  
 懸其頭馬邑城下示單于使者為信曰馬邑長吏已  
 死可急來於是單于穿塞乃以十萬騎入武州塞在  
 馬邑郡界是時漢伏兵三十餘萬匿馬邑傍於是單于入  
 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覺之大驚乃引還漢兵追至塞  
 度追不及皆罷兵上怒王恢不擊單于輜重下恢廷  
 尉以恢逗撓乃誅之逗猶行避也軍法逗遛畏懦自  
 者獲斬逗音豆撓文巧反



是後匈奴絕和親攻盜入邊不可勝數後數年衛青  
 復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  
 得胡首虜數千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  
 秦時蒙恬所為塞因河而為固漢亦棄上谷之斗辟  
 縣造陽地以予胡言縣斗辟西近胡斗絕也縣之斗  
 讀曰辟在今為匈奴界者其中有造陽地辟  
 川郡懷戎縣北其後伊穉斜單于時軍臣  
 之弟立數入寇  
 漢使驃騎將軍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耆山千  
 餘里討之得胡首虜八千餘級得休屠王祭天金人  
 匈奴祭天處在雲陽甘泉山下秦擊奪其地後徙之  
 休屠王右地故休屠有祭天金人像也師古曰作金  
 人以為天神之主而祭之即今佛像是其遺法其夏霍去病復出隴西北地  
 二千里過居延今張掖郡界攻祁連山今交河郡界得胡

首虜三萬餘級單于怒昆鞮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為

漢所敗石欲誅之昆邪休屠王恐謀降漢漢元符漢

使去病迎之昆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眾降漢凡四

萬餘人於是已得昆邪則隴西北地河西今武威之

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地新秦中

以實之秦郡西咸北地以西戍卒半明年春匈奴入

右北平今北平郡定襄今馬邑郡各數萬騎殺掠千餘人其明

年春漢發十餘萬騎私負從馬凡十四萬疋私負衣

私將馬從者非糧重不與焉負載糧食者令大將軍

青驃騎將軍去病中分軍青出定襄去病出代咸約

絕幕擊匈奴單于聞之遠其輜重以精兵待於幕北

與青接戰漢兵縱左右翼圍單于單于自度戰不能

如漢兵度徒各反遂獨與壯騎數百潰漢圍西北遁走漢

兵夜追之不得行捕斬首虜凡萬九千級且行且北

至寘顏山趙信城而還趙信所作因以去病之出代

二千餘里與左賢王接戰得胡首虜凡七萬餘人左

賢王將皆遁走驃騎封於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瀚海

而還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渡河自朔方

以西至今居今音零下同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

六萬人稍蠶食地接匈奴以北言其地相初漢兩大

將出圍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士物故者亦萬數

物故謂漢馬死者十萬餘疋匈奴雖病遠去而漢馬

死也

亦少無以復往於是漢又不北擊胡後數歲滅兩越  
是時天子巡邊親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  
既而使郭吉諷告烏維單于伊穉耶之子曰南越王頭已  
懸於漢北闕下今單于即能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  
待邊即不能亟南面而臣於漢亟急也音居力反何但遠走  
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為語卒單于大怒留  
郭吉不歸遷辱之北海上而單于終不肯為寇於漢  
邊數使使好辭其言求和親是時漢東拔濊貊朝鮮  
以為郡濊與穢同貞蕃臨屯樂浪玄薊四郡並今安東府之東而西置酒泉郡  
郡以隔絕胡與羌通之路又西通月氏大夏以公主  
妻烏孫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國又北益廣田至眩

雷為塞眩音雷音雷而匈奴終不敢以為言漢

使北地王烏如匈奴匈奴復調以甘言調古欲多得

漢財物給徒改姓王烏曰吾欲入漢見天子面相結

為兄弟王烏歸報漢漢為單于築邸于長安諸所言

者單于特空給王烏特但殊無意入漢數使奇兵侵

犯漢邊乃拜郭昌為拔胡將軍及浞野侯浞土趙破

奴屯朔方以東備胡臨菑今北海郡縣人主父偃上書諫

曰臣聞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

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愷且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

也爭者末節也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昔

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為一

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為舉難得而制輕兵深入糧食必絕運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為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勝必棄之非民父母靡弊中國甘心匈奴非完計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攻胡却地千里以河為境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終不能踰河而北按史記蒙恬傳云渡河據陰山而阻云不能踰河而北未詳何是豈人衆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其勢不同可也又使天下飛芻輓粟起於東萊黃腫音東萊腫音瑞今文登郡文瑯琊郡今負海之郡今景郡轉輸北河朔方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六斛四斗曰鍾計百九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餉女子紡績不足於帛幕百姓靡敝道死者相望蓋天下始叛秦也及高皇帝定天下聞匈奴聚代谷之外而往擊之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乃使劉敬往結和親然後天下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秦常積衆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之功適足以結怨深讎不足以償天下之費願陛下熟計之而加察焉太初三至漢使光祿徐自為出五原塞今九原郡地數百里遠者千里築城障所謂光祿塞也列亭至盧胸盧胸山名光祿塞今至新秦郡銀城縣之北且鞮侯單于單于之叔漢既誅大宛威振外國單于初立恐漢襲之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

足於糧餉女子紡績不足於帛幕百姓靡敝道死者相望蓋天下始叛秦也及高皇帝定天下聞匈奴聚代谷之外而往擊之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乃使劉敬往結和親然後天下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秦常積衆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之功適足以結怨深讎不足以償天下之費願陛下熟計之而加察焉太初三至漢使光祿徐自為出五原塞今九原郡地數百里遠者千里築城障所謂光祿塞也列亭至盧胸盧胸山名光祿塞今至新秦郡銀城縣之北且鞮侯單于單于之叔漢既誅大宛威振外國單于初立恐漢襲之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

充國等於漢且鞮乃自謂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

天子我丈人行也丈人尊老之稱漢遣中郎將蘇武

厚幣賂遺單于單于益驕禮甚倨非漢所望也漢使

騎都尉李陵將部兵五千出居延北千餘里今張掖郡境

與單于會合戰陵所殺傷萬餘人兵食盡欲歸單于

圍陵降匈奴單于乃貴陵以其女妻之孤鹿姑單

于且鞮侯之子立六年侵盜上谷其年復入五原酒泉殺

兩部都尉於是漢遣貳師將軍七萬人出五原貳師

遣屬國胡騎二千與戰虜兵壞散漢軍乘勝追北至

范夫人城本漢將築此城將亡其妻匈奴奔走莫敢

距敵會貳師妻子坐巫蠱收坐江充誣陷聞之憂懼

軍大亂敗貳師降單于單于素知其漢大將貴臣以

女妻之尊寵在衛律上自貳師沒後漢新失大將軍

及士卒數萬人不復出兵三歲而武帝崩漢兵自深

入窮追二十餘年匈奴孕重墜殯極苦之任者也

墜落也殯敗也罷讀曰疲極自單于以下常有欲和

親計及昭帝即位霍光輔政徵天下賢良文學之士

問人疾苦賢良皆言請罷邊戍去戰鬪尚德義崇禮

讓以懷遠無示奢侈安人而已議曰夫匈奴之地廣

大而戎馬之足輕利故利則武卑病則鳥折辟鋒銳

而攻罷極少發則不足以更適多發則不堪其役役

煩則力罷用多則財乏二者不息而人遺怨此秦之





所以失人之心實社稷也音夫地廣而不德者國危兵強而陵敵者身亡是以聖王見利慮害見遠存近方今為縣官計者莫若偃兵休馬厚幣結和親脩文德而已若不恤人之急不計其難亡十獲一非文學之所知也大夫曰漢興以來脩好結和親所以聘遺單于者甚厚然不為重質厚賂之故改節而為暴害滋甚先帝觀其可以武折而不可以德懷故厲將卒奮擊誅滅功勳粲然著於海內藏於記府何論亡十獲一乎夫君子所慮衆人疑焉故常人可與觀成不可與圖始此固有司所獨見而文學不覩也往者匈奴據河山之險擅田牧之利人富兵強行行為寇



則句注之內驚動在今鴈門山而上郡以南咸城守文帝之時虜入蕭關烽火通甘泉匈奴西役大死康居之屬南與羗胡通先帝推讓斥奪廣饒之地建張掖以西郡隔絕羗胡瓜分其國是以西域之國皆為內臣匈奴斷右臂長城之南濱塞之郡馬牛放縱蓄積布野未覩其計之所過也文學曰地利不如人和武力不如文德周之致遠不以地利以人和也百代不奪非以險阻以文德也吳有三江五湖之難而兼於越楚有汝泉兩棠之固而滅於秦秦有隴阨穀塞而亡於諸侯晉有秦華九河而奪於六卿齊有太山巨海而勝於田常桀紂以天下兼於鄙薄秦王以六

合困於陳涉非地利不固無術以守之也今釋邇憂  
遠猶吳不內定其國西絕淮山與齊晉爭強也越國  
乘其疲擊其虛使吳任用子胥脩德撫拯其衆則勾  
踐不免爲藩臣何謀之敢虜也夫匈奴之車器無銀  
黃絲染之飾素成而務堅無文采裙褱曲襟之制觀  
成而務完男無刻鏤奇巧之事宮室城郭之工女無  
綺繡淫巧之制織纊羅紈之作事省而致用易成而  
難弊雖無短戰短弩戎馬良弓家有其備人有其用  
一朝有急貫弓上馬而已資糧不見案首而支數十  
日之食因山谷爲城池因水草爲倉庫法約而易辦  
求寡而易供是以刑省而不可犯指麾而令自從媿

於禮而篤於信畧於文而敏於事故雖無禮義文書

刻骨卷木百官有以相紀而君臣上下有以相使也

羣臣於官計者皆言其易而實難是以秦欲驗之而

反見亡也故兵者凶器不可輕用也其以強爲弱以

存爲亡非一朝爾大夫詞屈不能對壺衍鞮單于旣

立孤鹿姑諷謂漢使者言欲和親乃歸漢使不降者

蘇武馬宏等馬宏者前副光祿大夫王忠使西城爲

匈奴歸此二人然其侵盜益希遇漢使愈厚欲以漸

致和親漢亦羈縻之其後漢邊郡烽火候望精明匈

奴爲邊寇者少利復希犯塞宣帝初烏孫昆彌國孫

王曰昆彌復上書言連爲匈奴所侵削昆彌願發國

中精兵人馬五萬騎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哀救  
本始二年漢大發關東輕銳士選郡國吏三百石伉  
健習騎射者皆從軍遣御史大夫田廣明等凡五將  
軍兵十餘萬騎出塞各二千餘里及校尉常惠使護  
發兵烏孫昆彌自將兵五萬餘騎從西方入五將軍  
兵凡二十餘萬衆匈奴大破民衆死傷而去者及畜  
產遠移死亡不可勝數於是匈奴遂衰耗其後漢擊  
之匈奴不敢輒當當者報其直滋欲嚮和親而邊境少事  
矣

杜氏通典卷一百九十四 終

杜氏通典卷一百九十五

邊防十一北狄二

匈奴下 南匈奴

匈奴下

握衍胸鞬單于烏羅單于耳孫也名屠耆堂暴虐國中不附烏桓

擊匈奴東邊姑文王頗得人民單于怒姑文王恐即

與烏禪幕本烏孫康居間小國數見侵暴幸還降匈奴及左地貴人共立

虛間權渠單于子稽侯徠山諫反為呼韓邪單于虛間權渠

之弟鞬發左地兵四五萬人西擊握衍胸鞬單于單

于自殺其民衆盡降呼韓邪呼韓邪欲令殺右賢王其

下各相猜自立為單于凡五單于更相攻伐其後呼